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王大雅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緜九章章六句至大王

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大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爲勢故文倒也　緜緜至家室　正義曰緜緜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胄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illegible]在何時乎乃謂居於沮漆二水之

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父古公
號為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
傳緜緜至漆水　正義曰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
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
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
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
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
言之釋訓云由從自也由訓為用故自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
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
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沮為二
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
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為一蓋　沮一名洛水
孔連言之　箋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孔連言之　箋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𤓰故謂之瓞其實瓜之與瓞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爲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言緜緜不絶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是在邰在豳皆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納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卽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弃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冑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爲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邠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邠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邠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邠地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居於邠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邠是定國於邠自公劉始也邠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以大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大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大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漆沮謂在邠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 傳古

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　傳古

公至家室　正義曰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爲異說或殷以亶甫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亶甫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大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亶甫

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
稷不為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毋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
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
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
奕箋云梁山左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
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
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
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
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
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
而入戎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
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

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
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
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
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
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
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
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
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
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
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
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
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
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
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
也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

室謂之宮其内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内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内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此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内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箋復者至章發　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

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至胥宇
正義曰言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
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
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
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　傳率
循至宇居　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
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
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　箋來朝至賢知
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
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言
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
是人君之事輙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至
于茲　正義曰上言來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
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荼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
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

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

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
而不復去也　傳周原至契開　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
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
可食也內則曰菫荁枌榆則菫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
菫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菫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
鴆於酒寘菫於肉賈逵曰菫烏頭也然則菫者其烏頭乎箋云
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菫荁之菫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菫是
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華
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
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
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
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
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
契開耳　箋廣平至從矣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

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
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己者謀
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
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
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
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
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
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箋卜從至於是　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
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至執事　正義曰上告民令止
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
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埸乃分其地理乃敎之時
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士而競出力

契開耳　箋廣平至從矣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

言築室耕田無不歡樂也　箋時耕至滸言　正義曰以宣在
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
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恐止左右文在築室
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
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
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
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
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歡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西
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東
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
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
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
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
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至翼翼　正義曰
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

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

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箋司空至位處

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為後　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　箋繩者

至爲繩　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
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
相載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
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至弗勝　毛以爲掘土實之於虆謂
之捄言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
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
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
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鼛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
事樂功競欲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鄭唯以度爲投語異其意同
傳捄虆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
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
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衆多之義
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也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
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
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　箋捄捊至板中　正義曰以

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　箋捄捊至板中　正義曰以

傳文略故足成之説文云捊引取也故以捄爲浮言捊取壤土盛
之以虆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
薨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　傳鼛大至樂功　正義曰冬官韗
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
鼓也鼓是揔名鼛是鼓之別名令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云
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
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　箋五
板至役事　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
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鼛鼓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
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此經鼛鼓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
法當有二鼓故鼛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
文則不然若韗人爲鼛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
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
鼓也箋謂鼙卑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
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者止之文而因誤耳定本云鼓役

事　迺立至攸行　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　鄭唯以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　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臯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

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

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　箋諸侯至庫雉

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

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
皐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皐應
故云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
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
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
謂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
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
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
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　傳冢大至大
社　正義曰冢大戎大醜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
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
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
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
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
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

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
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
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
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
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
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以其遂爲天子之
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
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箋大社至之肉　正義曰
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末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
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
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
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
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

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

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脤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自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肆不至喙矣　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今文王不絶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仁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己乃驚走而奔突矣混懷進布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興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

傳肆故至成蹊　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

之豩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旣多非徒
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
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
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
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
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
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　箋小聘至之意　正義
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
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
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捄不言櫟是柞陸疏云周秦人
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
也叢最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疏云三蒼說棫即柞也
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又可爲矛
戟矜今人謂之白抹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
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接上冢土爲義大王立冢土有用衆之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爲徑路之名兌是成蹊

義用衆欲以伐人故文王不絶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
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
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
止應將旅而巳而云師者以其下説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
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
師旅並言之　傳駾突喙困　正義曰説文云駾馬疾行貌引
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
爲困則未詳　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昆夷之
患故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兊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
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巳國則惶怖驚走而
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棫拔矣故知入此柞棫之中
而逃亡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
者殷之末世戎狄内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
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巳故奔入柞棫以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
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

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駾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内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爲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絶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強戰則民死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強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至禦侮　正義曰言文王遵大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

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䟽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 傳質成至餘國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爲成以成爲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也斑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爲選士爲大夫選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説故也 箋虞芮至業六 正義曰此文王本大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大

語書傳益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　箋虞
芮至業六　正義曰此文王本大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大
王於緜緜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
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
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大王於緜緜之中而
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之初生故連言
之傳率下至禦侮　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
此臣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
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
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今
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
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
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
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
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
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

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散宜生南宫括閎夭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一行縱彼四人各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　箋予我至趨之　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棫樸五章章四句芃芃至趣之　毛以為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

四句芃芃至趣之　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
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

刑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
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
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
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爲芃芃然枝葉茂盛之
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
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
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
傳芃芃至蕃興　正義曰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
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
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槱燎在薪下故知槱燎爲積也此詩美
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
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
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
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　箋白
桵至燎之　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

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槱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燿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

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
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
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
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
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
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在柴燎之
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
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
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
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
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
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感生禋與是類見於詩
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
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
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禘嚳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誥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槱燎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評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為長

傳趣趨　正義曰此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為疾趨　箋辟君至積薪　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槱燎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　濟濟至攸宜　毛以為文王能任賢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峨峨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勑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

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奉
璋亞裸之時容儀峨峨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

此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傳半圭曰璋　正義曰傳唯解璋而
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執璋也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
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　箋璋璋至璋瓚
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
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
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
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駮云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
祭之用瓚唯裸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
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官內
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
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
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
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

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慤而趨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節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　正義曰以峨峨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章爲祭合於爾雅毛不爲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箋士卿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淠彼至及之　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舡此舟舡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　傳淠舟行貌楫櫂　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方言

楫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　箋烝衆至政令　正義曰烝衆釋
詁文淠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爲
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　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
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
箋周王至百人　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
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
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
序云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
梁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
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
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
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
言軍耳此止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
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

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摠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
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
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
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
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
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
改之耳　箋周王至作人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
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
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
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至四方　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
治寶物爲器所以可雕琢其體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
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
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雕琢
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

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
天下　鄭以爲申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
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
之好而樂之如金玉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
甚餘同　傳追雕至相質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
即追金玉故以追爲雕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
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雕金謂之鏤則金不爲雕言金曰雕者
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雕木尚稱雕明
金亦可爲雕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
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箋周禮至可樂　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天官追師職
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
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
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覩物
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

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

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覩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輙譽文王美質故易之 箋我王至爲紀 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 正義曰作旱麓詩者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 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

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

也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摠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後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得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于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干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至豈弟　毛以爲視彼周國旱山之楨麓其上則有

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　傳旱山至衆多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而非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箋旱山至德教　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德教也　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

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説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箋君子至樂易　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至攸降　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　鄭以黃流謂鬯酒爲異餘同　傳玉瓚至圭瓚　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

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章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
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
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豊豊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
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而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
盛民亦豊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箋君子至樂易　正義曰以序言受
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
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
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至攸降
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
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
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
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　鄭以黃流謂鬯酒爲異
餘同　傳玉瓚至圭瓚　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

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取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　箋瑟絜至此賜　正義曰以瑟爲王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

則黄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黄流易傳者以言黄流在中
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黄故知非黄金也
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
央矣明酒不得黄也知瓚之形狀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
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
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
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
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
二寸其賜諸侯葢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瓚王帝乙之時
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
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
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

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内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户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内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内不渫賜以朱户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内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

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飛至作人　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傳言上下察　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　箋鳶鴟至得所　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鳥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鴛鴦在梁以不驚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清酒至景福　毛以爲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事神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

禄　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言年豐畜碩　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　箋既載至二者　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揔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

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傳言祀

所以得福 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

大大之福 瑟彼至勞矣 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

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

以爲民所燎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

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

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

棫也 莫莫至不回 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

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

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

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禄不違

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千禄焉

箋葛也至而起 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

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人故

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 正義

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
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
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
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
成是其聖之事也　箋言非至由成　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
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
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
録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至斯男　毛以爲常思齊莊之德不
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
也此大任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
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
音思賢不妬進叙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藩屏之衛
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得行純備
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　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
傳齊莊至王室　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

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
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
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　箋京周至卑小
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
其所爲故知思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
於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爲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
賢故知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
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
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
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　傳大姒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
傳云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
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
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
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
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

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冉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毋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illegible]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illegible]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illegible]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冉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衞冉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至家邦　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族親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　鄭以爲文王雖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敎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也　傳宗公至恫痛　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痛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箋惠順至凶禍　正義曰惠順釋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悅之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

後將無凶禍也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是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且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甲男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法至御迎　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箋寡妻至御事　正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

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之妻

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曰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擴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爲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　雝雝至不瑕

毛以爲文王之德行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甚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旣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絶乎言其止絶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

湔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　鄭以爲此與下章連上三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揔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雝雝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君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令大爲疾害於人者不絶之而自絶爲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　箋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揔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

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
說大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廱宮也又以
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羣臣助者不是文王之身
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
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
尚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　傳以顯至無斁
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
民也言安無斁也是民安君德無斁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
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斁也　箋臨視至高大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
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爲在宮下
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
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
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
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而

志疏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人之所學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别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 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絶之而自絶則亦反其言也 箋厲假至之深 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瘕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巳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絶則瑕當爲巳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

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絶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

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絶之而自絶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輙得入之而待行禮乃變也

不聞至斯士　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猒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猒故成人小子皆學爲髦俊也　鄭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

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此士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之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 傳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箋式用至求備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質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

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上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使人必求備也　傳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有爲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　箋成人至造成　正義曰箋以此爲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爲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爲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爲皆有厚德子弟皆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

傳古之至俊士　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古文王性與古合　箋古之至之美　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睪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

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七

計二万一千一百八十八字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正大雅　皇矣　靈臺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内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修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末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下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修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又先言之欲見世修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

意故不交耳　箋天祿至盛耳　正義曰世世修行道德自后
稷以來莫不修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
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修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
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
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
文王而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
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
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
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
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
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嚳卜四妃稷有天下則周之
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
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
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
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

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敎耳　皇矣至與宅　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　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

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　傳皇大莫定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　箋大矣至歸就　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　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夏謂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泰云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

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

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居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更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絶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以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箋二國至於惡　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

衆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敘云繼公子禄父以禄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旣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　傳耆惡至宅居　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

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鄉而顧故西土謂從豳都而望岐
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
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　箋耆老至王所　正義曰以憎巳是
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
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
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
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
須暇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
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
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意既
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
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
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虎即見伐
二國並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
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至既固　毛以

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

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菑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栵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木其爲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爲檿桑木其爲柘木之村也各各刊除村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啓之闢之畔上更有村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　鄭唯串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

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己亦伐惡以應之餘同

傳木立至山桑　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最生栵栭檉河柳椐樻檿桑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傳從就至路大　正義曰毛讀患爲串 串古患反 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箋串夷至應之　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

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
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
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
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
本作應也是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
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
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傳配媲　正義
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
如妃故爲媲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　箋天既至堅固
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
賢妃謂大姒也天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
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至四方　毛以
爲言天顧文王之深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
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
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

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

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太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又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　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　傳兌易直　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　箋省善　正義曰釋詁文　傳對配至王季　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

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　箋作爲至王起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興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　傳因親至光大　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婣注云婣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　箋篤厚至其德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

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

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説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　傳奄大　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爲覆有天下　維此至孫子　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偏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

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
鄭唯其德靡悔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
德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
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
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
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
靜乃論身内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
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爲人君
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
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説爲君之事
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
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
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令誕生
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
能至貊靜　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

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

傳文彼引一章然後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
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
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
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
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
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
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　箋德正至曰君　正義曰
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
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照臨四方者
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
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敎誨不倦者服虔云敎誨人以善不解倦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
福作威君之道也　傳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
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
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比

能至貊靜
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

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
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
也　箋王君至追王　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
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
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傳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服虔
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
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
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
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
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　箋王季至爲匹　正義曰箋以上陳
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
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爲
匹也　帝謂至天下　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
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

此遂諺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君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君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荅於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　傳無是至高位　正義曰

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爲二無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
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
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箋叛援至曲直　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
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拔扈拔扈凶橫自恣之貌漢
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
宛云宜岸宜獄岸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
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
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賂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
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
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
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
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
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

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　傳國有至侵共　正義曰以經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拒逆大國侵周地　箋阮也至不直

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若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乃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

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夥故拒其徵發皇
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
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
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
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疑於我者
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
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
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
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
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
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
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
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
而責徂共非國也尋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

玁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
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　傳旅師至對遂　正義曰釋詁云旅師
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
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
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
共復往侵旅以上文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
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
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
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
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
箋赫怒至之望　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
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
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己舉兵所以荅之謂
荅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至之王　毛以
爲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密之

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
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
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
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
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伐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
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
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慈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
都邑爲萬民之王 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
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
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
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
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己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
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
作下民之君王 傳京大阜矢陳 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

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箋京周至而言　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當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

不同　傳小山至方則　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
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
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　箋度謀至於豐　正義曰
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
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鄉望之故云方猶鄉也必知已德盛感
行乃遷居者以感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湊則隨宜而可令感
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
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
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
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
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至崇墉　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
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
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
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
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

於汝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　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

傳不大至所更　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夏諸至自然　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貪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

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

傳仇匹至墉城

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故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箋怨耦至尤大　正義曰怨耦曰仇左傳文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

之倡紂爲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至無拂　毛以爲文
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
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
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
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
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群
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
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義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
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强盛崇城仡仡然高大
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絶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
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王
伐殷也　鄭唯以臨衝攻城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
爲犯突爲異餘同　傳閑閑至其親　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
之狀車皆駕馬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
言言高大不説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

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
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彼所釋言
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
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
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
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
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
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
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
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
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臣附者附其先
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
尊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
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

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爲之立後者蓋
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爲
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
當小於舊耳　箋言言至周者　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
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
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動之容故猶孽
孽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
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
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
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
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
名也崇是大敵伐取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
國是由無侮故也　傳茀茀至忽滅　正義曰此茀茀亦宜
猶上閑閑而云强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
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疾既爲疾

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云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箋伐謂至文王者　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　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爲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爲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

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囿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産故言昆蟲以揔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囿主以養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

箋民者至備故　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其晩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日隮十日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

敍者雲有次敍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
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
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煇而
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保章氏亦云觀
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爲官名則是
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
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
在豐邑之都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
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
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
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
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
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
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
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

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
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敎天下春
射秋饗食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
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
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
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
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
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
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
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
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
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
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

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
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大學
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
廱與太學爲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
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
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
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
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宮不在國者以
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
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
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
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
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
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
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

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

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辟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揔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

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敎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

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竝非其義也大射之禮
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 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
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
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
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
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爲鬼神惡
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
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
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潁
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
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
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
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

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大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大廟也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大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至成之　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

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旣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旣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巳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　傳神之至有成　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爲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巳成功言民心樂爲之也　箋文王至以名焉　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御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

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傳囿所以至於囿　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駮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室爲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麌牝麀是爲鹿牝也

傳濯濯至肥澤　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虡業至辟廱　毛以爲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與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

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數手
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
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　鄭唯下二句別義具在箋　傳植
者至節觀者　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
以懸鐘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名為虡然則懸鐘磬者
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
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版捷
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
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
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鼙為賁
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
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
璞曰亦名鎛也水旋丘如辟者辟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
地猶如辟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
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

注鏞大鐘之下云試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箋論之至之至
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栒虡植橫不言所
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鐘鼓也以經有鐘鼓故特言之其磬鏄亦在栒
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爲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己德觀其實允
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
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
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傳鼉魚至公事　正義曰月令
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
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
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冒鼓
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
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
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
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

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揔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為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為揔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為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瞍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為等級不以目為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八

計一万六千四十八字

